



感受坚强,学会担当

父爱的世界系列

王天宁 / 著

一只特立独行的教授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父爱的世界系列

一只特立独行的教授

王天宁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只特立独行的教授 / 王天宁著. —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5

(父爱的世界系列)

ISBN 978-7-5397-7885-3

I. ①—… II. ①王…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74347 号

FU'AI DE SHIJIE XILIE YIZHI TELIDUXING DE JIAOSHOU

父爱的世界系列·一只特立独行的教授

王天宁 著

出版人:张克文

策划:何军民

责任编辑:阮征

责任校对:冯劲松

责任印制:田航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ahse1984@163.com

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ahseccbs>

腾讯官方微博:<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0551)63533532 办公室) 63533524(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制: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635mm × 900mm

1/16

印张:16.75

字数:155 千字

版次:2015 年 5 月第 1 版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7-7885-3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寻找李教授	1
第二章	英雄救美人	17
第三章	不靠谱司机和碗面医生	35
第四章	丁甘霖	52
第五章	病房讲座	72
第六章	茉莉之约	94
第七章	我们的秘密	112
第八章	教授 KTV	135
第九章	丛林深处	151
第十章	退休综合征	168
第十一章	美人归来	190
第十二章	金色项圈	215
第十三章	孩子的战争	237

第一章 寻找李教授

如果你见过我的样子，你一定不会喜欢我。

怎么讲呢？男生们奉承我一副“老大”相；女生，尤其是胆小的女生，当我面不敢同我说话，背地里呢，我听她们议论：“那个李早晨，长得那啥那啥的。”“那啥”就是她们对我容貌的形容词，可究竟是啥呢，就似一层窗户纸，她们怎么都不肯捅破；而家族里的那些长辈们在我小时候就爱捧着我的脸，怜惜地说：“这娃娃，丑乖丑乖的，招人疼！”

其实，就是丑。不过我活了十四年，业已接受了这个事实。

我是单眼皮、肿眼泡，年龄越大双眼越朝外凸，照镜子时，我越看越觉得自己像一只金鱼；我的鼻头大、鼻梁低，像未发育完全的蒜瓣；拜刚刚摘除的牙箍所赐，现在的我拥有一口还算洁白整齐的牙齿，若没有牙箍，我满嘴



里一定是像草芽一样东倒西歪的烂牙齿；我的肤色很白，在太阳下甚至能看到皮肤下的小血管——男孩子很少白成这样，这种白色给人弱不禁风的感觉。偏偏我又高又壮，打篮球时好打中锋。我在球场上所向披靡、一往无前，三个大男生都撞不过我一个——“球场小蛮牛”是也。

小学毕业时，当时的班主任在我的《学生评估手册》上如此评价我：李早晨同学活泼开朗、积极主动、团结同学，除学习成绩之外一切都很优异，适合从事演员等富有创造性的工作。

演员？什么演员？我一拿到评估手册就乐了。丑角？喜剧演员？从先前的葛优到这两年大红大紫的黄渤、王宝强，不都是走的这个路线吗？总之是一露脸就引人发笑的呗！我本人倒对当演员没多大兴趣——我从小就立志当科学家。未来人口急剧膨胀，我若在月球上建造城市，必然能减少地球的居住压力，或者研究出长生药，让人人都能活个千儿八百岁，那世界人民不都得对我歌功颂德！

只是在我升入初中以后，随着数学课的难度逐渐加深，又先后开设了生物课和物理课，什么细胞膜细胞质线粒体液泡；什么有的结构，动物细胞有，植物细胞没有，并且反之亦然；还把一块木板从陡坡拉到平面，前后左右上下地分析它的受力，彻底把我的大脑搅成了一团糨糊。听

说初三还会开设更棘手的化学课，做实验时要是不小心说不定会把实验室点着，保不齐还有生命危险呢！可是学好“理化生”，全是成为科学家的前提啊。

自此我便改变了我的理想。我的理科虽拿不出手，可文科还凑合，尤其是语文。私心想着来日当个作家也不错，写写散文，吟吟小诗，出版小说不定还能大火一把。我总巴望着不久就能写出惊天地泣鬼神的长篇巨著。可叫我揪心的是，如今我连写作文都得掰着指头数数字，就怕字不够挨骂。别说旁人，就连我自己都觉得当作家是白日做梦。

可是除了作家，我想不出日后要成为什么。就让作家暂时成为我的理想吧，虽然我并不爱好文学，看到那些密密麻麻的字就想睡觉。

有了理想，至少能向我父亲李大维李教授有个交代——好歹我不是个脑袋空空、胸无大志的人。

但是我发誓，将来无论我做什么，都不会像李教授一样研究枯燥的历史，把自己研究成一根呆木头；更不能让教授决定我的人生道路，虽然现在他话里话外已隐隐露出端倪。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我的青春我做主”。如果连我的未来他都要强行控制，那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此刻是星期六正午，我正跟李教授吃午饭。蒋姨蒸了



鲤鱼,煮了疙瘩汤。蒋姨在我家做保姆做满了一年,对李教授的口味心知肚明——他最喜欢喝疙瘩汤。我心怀鬼胎,连吃饭都不得踏实。

昨晚快放学的时候,数学老师白敏忽然从门口冒出来,一张脸拉得老长,啪,一沓试卷被她拍在了讲台上。

白敏三十多岁,听说至今未结婚生子,一门心思扑在数学上。她对以郎尧语为首的数学尖子偏心得光明正大,恨不能把他们当佛像供起来,连他们感冒都嘘寒问暖,送水送药;而我这样数学从来不开窍的学生却享受不到此等待遇,每次公布成绩就是我们最倒霉的时候,天晓得白敏这只毒蛇的毒液会喷到谁脸上。

白敏扫视整个初二(2)班,我只觉寒光一闪,和大部分同学一起心虚得低下头。

“这是上次的测验试题,瞅瞅你们,一个个能耐得不得了。结果呢?最高的才考了92分;最低的,哎哟,我都没脸给你们说,臊得慌!这么简单的题,你们居然能考出这样的分数,干脆别上学了,收拾收拾回家得啦!”

我们屏息凝神,大气不敢出。

白敏竟开始念分数。我不晓得她啥时候学会的这一招,念试卷得分,随后叫试卷的主人亲自领卷子。得分高的学生尤喜欢这方法,既帮自己做了宣传,又不会显得自

己高调。而那些分数常年吊车尾的,譬如我,此刻冷汗连连,如坐针毡,期盼着这个噩梦般的时刻快些过去。

得 92 分的必然是数学课代表郎尧语,他肥大的脸上架着瓶底般厚的眼镜,胖得快走不动路了。可是他现在竟蹿得像撒丫的猎犬一样快。郎尧语一脸谄媚地用双手接过试卷,一向严肃的白敏拍了拍他的肩头,二人相视一笑。

像郎尧语这样的好学生与老师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默契,这种默契叫我们嫉妒得眼红,恨得牙根痒痒。

分数越念越低了,我的好哥们儿龙井考了 87 分,也是班里的佼佼者。不过令我欣慰的是,龙井对谁都不卑不亢,即使在领卷子的时候也没像哈巴狗一样在白敏身边蹭来蹭去。他也拍拍我的肩膀,摇摇头,向我这活罪难逃的好兄弟表示安慰。

当白敏念到 75 分时,我竟不再紧张。我像一只被翻了个的乌龟,四脚朝天地瘫在座位上,心中竟有一份直面死亡的豁达和豪迈。

幸好,到了 70 分,白敏便不再往下念了。她捂着胸口说,再念,她的心脏病可就要犯了。试卷被分发下来,我拿到我的,虽然早已做好思想准备,但迎面而来的分数还是似当头棒喝,我一下子懵了。



57分！我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二年级头一次得这么低的分数！

每道大题后头都跟着全叉号或半叉号，整张卷子被画得胜似“满江红”。我匆匆瞥了一眼，将它塞进书包。

本以为被训斥一通便是白敏的全部招式，不想她在临走时扔下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试卷得分在70分以下的，必须让家长亲自过目、签字，周一我检查，哪个敢不签……”她挨个儿扫视我们，我觉得她就是猫，而我们是瑟瑟发抖等候她发落的老鼠，“你们就站着上课吧！”

话音刚落，坐在第一排右角的小女生忽然嚤嚤地啜泣起来。

我一边数着米粒，一边苦思冥想：如何既让教授心甘情愿地签了字，又不让他被历史新低分气得暴跳如雷。

此刻，那张试卷藏在我的书包中，仿佛一颗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正滴答作响。

我忽然想到，他喜欢跟我谈论些玄而深的话题，那我就顺应他的喜好。与他谈什么？理想！理想多崇高呀，他前段时间就抱怨过：现在的中学生没有一个是胸怀理想之人。一个个只把目光置于眼前，学习学坏了脑子，校园里四处晃荡的全是大傻子的身影。

我可是有理想的人，至少我暂时的理想是成为作家。

若能说服教授相信我李早晨是当大文豪、大作家的材料，那么此刻这渺小的 57 分跟我将来写就的皇皇巨著相比，只能算一颗沙粒。

我捞了一口疙瘩汤，装作无意地对教授说我将来可能要靠爬格子过日子啦，想先瞧瞧他的反应。他瞥了我一眼，嘴角一歪：“就你？”

我质问：“怎么，您瞧不起作家？还是不信我能成为作家？”

“真正的作家，我当然不会瞧不起。可是你呢，你的语文试卷我可看过，作文得过几次优秀？李早晨，我不是不希望你当作家，我只是觉得你该树立一个更切实可行的理想……”

我一时语塞。李教授抄起一块鱼肉扔进嘴里，忽然间他脸色大变，双手扼住喉咙——他竟被鱼刺卡了。那根鱼刺何其顽固，咳嗽咳不出，喝水冲不下，吞馒头也咽不下去，厨房里的小半瓶醋都叫教授喝光了，鱼刺就像在他的喉咙里生了根。他“呵呵”地说不出话，脸憋得像猴子屁股。最终我和蒋姨合力将教授送去芥阳医院，医生用镊子从他嘴巴里取出一根带血的鱼刺，他如释重负地大口喘气，胸口剧烈起伏。



他居然一直惦记着饭桌上没说完的话：“我给你说，早晨，你别想着当什么作家！路我都给你选好了，你就按照我的计划行事，先考大学再上硕士，博士毕业以后去我们大学当讲师，薪水说得过去，工作也不累，多好！”

这样的人生道路，不正是我最厌恶的吗？

我几乎跳起来：“您也太自私了吧？连我以后怎么活都得按照您的计划，真是……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我又不是您养的宠物！”

我们对视着，教授并未动怒，他摸了摸自己的鼻头：“我为你规划，是因为我不想你以后的日子难过。”

得！我原本只想着探探教授的口风，让他在试卷上签字。万万没想到，此刻我俩竟对峙着，战火一触即发。始终在旁观战的蒋姨终于看不下去了，劝我和教授有话好好说，多为对方着想。

要知道，如若没有我和蒋姨的帮助，教授压根战胜不了鱼刺。原本我还期待着他会泪眼婆娑地向我们表示感谢，哪知他竟擅自规划了我的人生。瞧瞧，教授多叫人寒心！我难以置信地看了他一眼，挽起蒋姨的胳膊，说：“走，咱回家。”

蒋姨几乎被我拽出了口腔科，教授立刻追上来：“哎，你们慢走！等等我！”灰白的头发在他头顶支棱着，迎风



而动。

我脚下生风，拉着蒋姨越走越快。蒋姨有点不赶趟，气喘吁吁地说：“等等教授吧，咱不得跟他一起走？”

我没好气地说：“咱去车里等他，看见他我就心烦。”

“你瞧瞧你瞧，你这孩子多不懂事儿。你心里有啥话，公开和他谈，赌气算哪门子解决方法啊！”

“公开谈？谈有用吗？”我委屈得快掉眼泪了，“您又不是不知道，他在家独断专行。我和您，咱俩谁不听他的呀！再说，当作家怎么啦？干吗非得和他一样，除了备课讲课，就是和一帮年轻人混在一起，当孩子王？俗不可耐！”

蒋姨连忙捂住我的嘴巴：“你说这话，让他听见了可咋办！”

“听见就听见！”我故意提高分贝，“教授又怎样？临退休还是个副教授！难道教授就高人一等了？”

说罢，我忽然感到身后阴风阵阵，还以为教授如猛虎扑将上来。我猛地一扭头，才发现我们途经的窗子敞着，风正在掀动窗帘。

可是，教授呢？一眨眼的工夫，咋不见他的身影了？

医院的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的味道。方才我们与无数患者和“白大褂”擦身而过，根本没意识到乌泱乌泱的人群会让缺少方向感的教授彻底迷路。

我和蒋姨不得不原路返回：走廊的拐角处，没有；口腔科，没有；男厕所，没有；一楼大厅，也没有。打他手机他不接，我们有点着急了。

没辙，我们只能去广播站求人家用大喇叭喊人。蒋姨还不忘数落我：“你看你看，你要是不和他赌气，不拉着我先走，他也不能丢啊，是不是？”

我愧怍地点点头，没好意思说话。

蒋姨又说：“教授毕竟是你爸爸，做小辈的，怎么能跟长辈置气呢！”

“李大维先生，李大维先生，您的家人在一楼广播站等您，请您听到广播速来。”这段广播在我们头顶徘徊了五个来回，压根没看见教授的身影。

我不断拨打他的手机，没人接，没人接，还是没人接。蒋姨急得在原地直打转。

万事就怕推理。我想，首先，教授不可能回家，他连医院的名称都不定晓得，更不知道从哪儿乘坐公交车，哪路公交车能带他回去；他也不可能打出租，因为他的兜里从来不会超过五块钱；虽然他的手机拨不通，但是肯定没丢，若是他的手机被小毛贼盯上，偷到手的第一步不得是关机、拔电话卡吗？

手机一定还在教授手中。根据他一心无法二用的个性推断,他一定是被什么事情摄取了心神,才无法听到手机铃声。

生老病死,迎来送往。医院大楼中的每一件事对教授来说都是新鲜事,我敢跟任何人打赌,他还在这栋楼里。

我拉着蒋姨继续在楼中寻找,每个科室都不放过;同时不断拨打他的手机,手机铃声就是我们找寻他的重要线索。

我和蒋姨的地毯式搜索从一楼大厅开始,我们穿梭于浩浩荡荡的病号和“白大褂”之间;我们目光炯炯,不放过每一个眼前人。我们把脑袋伸进所有科室的大门,都未发现教授的踪影。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和蒋姨的身后一直跟着一个人。我回头一瞧,糟了,我们怎么把保安引来啦!那保安个头矮小,年纪与教授相仿,制服稍大,松松垮垮,裤子过长,在裤腿处蓄了一大团,帽子也戴得歪歪扭扭的。若不是那身制服,我一定会把他当成不慎闯进医院的遛弯老人。

我转过身,向保安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他大惊,也向我回礼,回得歪七扭八。

我和颜悦色地问道:“保安叔叔,您有什么事吗?”

“我们接到举报,你们二人行踪诡异,鬼鬼祟祟,每个

科室都要查看一番,但是并没有看病。你们有挂号单不? 哦,没有! 最近我们医院闹小偷,可凶了,你们要是踩点儿,可别叫我抓到现行……一老一小,好好过日子不成吗?”

“保安同志您误会啦!”蒋姨忙站出来解释,她格外激动,一激动就紧张,一紧张就结巴,“我、我、我们、们当然不是小偷、偷,这孩子他爸不知、知道去哪儿了,我们打他手机他又、又、又不接,我们……”

保安的眉头越来越紧。不能怪他,我听蒋姨讲话都急得想撞南墙!

我挥手将蒋姨打断,直截了当,指指自己的太阳穴:“我父亲在你们医院走丢了,他这儿有毛病。”

“哦!”保安恍然大悟一般点点头,“常见! 常见!”

我本以为能彻底将这个保安摆脱,不想,他竟完全变成了我们的尾巴,我们走到哪儿,他照旧跟到哪儿,一步不落。

我有点恼了:“哎,我说你这人,你咋这样啊!”

我没向保安敬军礼,他反倒向我敬起礼来,姿势比先前标准,竟有几分先发制人的意味:“你们一定没懂我的意思,我是说,有大夫向我们举报,你俩嘀嘀咕咕,鬼鬼祟祟……”